

## 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特别策划

【编者按】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是一个作家理想的生活状态,更是其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所在。2020年5月,青岛市北区文旅局干部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孙鹏,主动报名赴甘肃西和县参与脱贫攻坚帮扶工作。2021年10月,孙鹏又主动报名参与东西协作乡村振兴帮扶工作,又一次来到西和县挂职帮扶。行走于乞巧之乡、仇池古国,深情感悟脚下积淀8000年历史文化的陇原大地,站在东西协作文化交流的角度,孙鹏创作出散文诗集《山海间的吟唱》,写下了一段东西协作文化交流的佳话。在第28个“世界读书日”到来之际,《民主协商报》记者专访孙鹏,请他讲述本书的创作过程和他的心灵感悟。

## 吟唱于山海之间

——专访青岛市挂职西和县干部、作家孙鹏

□ 本报记者 师向东



孙鹏,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文旅局干部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山东作家协会会员,齐鲁文化之星,青岛市高层次人才。1988年开始创作并发表文章,作品散见于《星星》《散文诗》《山东文学》《青岛文学》《青海湖》《北方作家》等100余家文学刊物,累计发表作品100多万字,多篇文章入选年度选本,2021年出席“青藏之窗·雪域诗城”第二届全国散文诗笔会。

2020年5月—2023年1月,参与甘肃省东西协作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,先后挂职陇南市西和县文联副主席、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,著有脱贫攻坚长篇报告文学《决战西和——一个贫困县的脱贫之路》,散文诗集《山海间的吟唱》,填补了青岛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帮扶文学作品的空白。

《民主协商报》:散文诗集《山海间的吟唱》,首开甘肃山东两地乡村振兴文学创作之先河。作为青岛市市北区文旅局的干部,您是如何与西和县结缘的?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而创作这部散文诗集的?

孙鹏:早在2020年5月,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东西协作脱贫攻坚工作,踏上了西和县这片热土。期间,我受帮扶组长单位——甘肃省政协与西和县的委托,创作了30多万字的脱贫攻坚长篇报告文学《决战西和——一个贫困县的脱贫之路》。在为期四个多月的采访过程中,我深感西和人文底蕴深厚,激起了强烈的创作欲望。

2021年10月,我继续报名参与甘肃省乡村振兴工作,挂职西和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,分管文旅宣传和博物馆工作,对于我的创作而言,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,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。

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从青岛市市北区文旅局来到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,我就踏踏实实做点事,正好自己也具有文学方面的特长,从事的又是文化旅游工作,具有先天的优势。在省政协文史委的指导下,我确立了以山海为主

线、以文史为脉络的创作思路。

散文诗是青岛文学的一大特色,人才辈出,在全国享有盛名。而甘肃独特的人文特质,非常适合散文诗表述,少则两、三百字,多则四、五百字,高度概括,简明扼要,也切合融媒体时代的特点,可以借助新媒体扩大受众范围,快速传播出去。

伏羲生处,仇池古国,乞巧之乡,魅力西和,优美的自然风光与瑰丽的传说,两者相互交融。可以说,西和为我的散文诗创作提供了一块绝佳的“风水宝地”,以此为开端,涵盖山海间青岛陇原著名的景观,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
《民主协商报》:《山海间的吟唱》是围绕“山”“海”展开的,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?

孙鹏:山海的意象确有所指。山,指的是甘肃,海自然指的是青岛。山,因海而壮阔;海,因山而壮美。站在东西协作文化交流的角度,以散文诗的形式,将“山”与“海”连为一体,亦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明放在乡村振兴广阔背景下,着重突出两者相互交融所呈现出的恢弘气象,这对于甘肃和青岛而言,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。

甘肃有山有水,文史资源丰富,是文学创作的“福地”和“圣地”,从黄海之滨青岛来到巍巍陇原,山海间不同的风貌,内地迥异于沿海的人文特质,都会在内心震荡不已,继而有所思,有所感,有所悟,这是我创作《山海间的吟唱》这部散文诗集的前提。

《民主协商报》:请您简要介绍一下《山海间的吟唱》的创作过程和篇目内容?

孙鹏:自挂职之日起,《山海间的吟唱》就在有条不紊地推进。2021年11月开始创作,此年8月完成初稿,10月交给出版社,12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和青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。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王登渤先生,青岛市文联党组书记、副主席魏胜吉先生分别为本书作序,再添山海合作佳话,并于当年入选了“2022年青岛市精品文艺扶持工程”项目。

全书共分六章,近200首作品各自独立成篇又浑然一体。第一章“伏羲生处”专门写西和的人文景观;第二章“陇原回声”表现除西和之外的甘肃人文,这两个章节突出“山”的形象;第三章“蔚蓝海岸”与第四章“五月的风”描述的是青岛“海”的元素符号;第五章“心灵之约”描述的是山海两地共同的精神家园,突出农村寻常生活对心灵的抚慰;第六章“千古咏叹”拓展更为宽广的视野,从宏大的文化中抽取有代表性的家国文化符号,感受共同的价值取向所带来的传统美感。

在我看来,山海并无实质上的区别,这是两个故乡之间的对话,灵魂深处的自由转换,试问,谁不是山海的游子,浑然而不觉沉醉其中?

《民主协商报》:甘肃是一篇红色热土,《山海间的吟唱》中有哪些红色题材的诗作?

孙鹏:甘肃有许多红色的资源,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,值得永远传承和铭记。2022年5至6

月,在初稿创作接近尾声之际,我集中瞻仰了西和会议纪念馆、两当兵变纪念馆、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红色景观,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,创作了十几组散文诗。之所以将这部分题材刻意放在最后,我的考虑是:红色不仅是血脉,也是筋骨所在,足以撑起这部散文诗整个的框架结构,为这部作品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。

遗憾的是,受疫情影响,很多计划中的采风被迫搁置,如南梁红色旅游景区、会宁红军会师旧址、高台烈士陵园等一大批红色遗迹,来不及参观和瞻仰。今后如有机会,一定补上缺憾。

《民主协商报》:创作这样一部散文诗集,你本人有什么感悟?

孙鹏:东西协作,文化先行。我一直认为,深层次的文旅交流与融合,才是山海协作成熟的重要标志。能够以东西协作文化交流的方式致力于甘肃乡村振兴工作,以挂职干部的身份参与和国特定时期的历史进程,创作这样一部打上乡村振兴深刻烙印的散文诗集,在“山海”之间架起一座交流和沟通的桥梁,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。从这方面来说,我很幸运,也很知足。

千里外,读书行路,神游八荒,时空打开了另一扇窗口,这种感受是新奇而独特的。可以说,这次甘肃之行、乡村振兴的经历,使我的生命体验更加饱满,精神更加充盈,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,感恩山海间所有的遇见,毫无疑问,这是一次触及灵魂的行走之旅,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!

我想,今后如果有机会,以现有的篇目为基础,深度挖掘陇原背后的人文,争取再创作五六十首散文诗,单独为甘肃出一本散文诗集;或者以中央红军甘肃征战史为题材,重走红军长征路,看能不能写点什么,比如报告文学、小说,权当心里的一个念想吧。

《民主协商报》: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一年多来,想必对甘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,最想说的是什么?

孙鹏:2020年5月以来17个月的脱贫攻坚经历,和2021年10月挂职参与乡村振兴工作,这两段总时长近三年的帮扶经历,让我对甘肃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,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陇原大地淳朴的民风,深沉的人文底蕴,热情好客的人们,优美的自然风光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我心目中,甘肃是我当之无愧的第二故乡,我心灵的“牧场”和“草原”,我对此时时怀有感恩和敬仰之心。

甘肃最大的资源是人文山水,最有前景的产业是文旅产业。祝愿甘肃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,在“生态优先绿色发展”的道路上阔步前行,迎着漫天的朝霞,尽情描绘乡村振兴的蓝图,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。以甘肃所具有的资源禀赋,一定能达到振兴的目的,这是必须的,也是必然的。绚丽甘肃,锦绣陇南,祝愿千古陇原明天更加美好!



## 汉长城遗址

一根根白骨曝晒在烈日下,白花地刺人眼目。古老的城墙被风沙吹散,一节一节横断在千里戈壁滩上,顶在朔风怒吼的咽喉,托住落日残阳的余晖,血肉,随风干的记忆遁入大漠深处。

中原王朝伸出坚实的臂膀,紧紧箍起一个四四方方的家园,遥远的时光犹如梦呓,日影西斜,驮铃远去,只把繁华旧梦留在原处,一点点生锈、腐蚀。

那梦,最初是有颜色的,慢慢就褪去了,苍白得如同烈日下的沙砾,荒漠不语,情节藏匿于千里之外的绿洲,等待来年芳草萋萋的季节,天边成群的牛羊过来唤醒。

不毛之地,未必一片荒漠。军户、遗民的眼泪滴在厚厚的黄土层,挥发,消失,不留一丝痕迹。木刻汉简——历史的见证,敦敦歌环绕着,风刮不走,雨淋不透,牢牢铸刻在历代过客的心头。如一条血绳,深深勒进长城的肌肉。

故事从汉简里面走出,蜿蜒成裙裾的模样,幽幽越过胡地的边缘,美人长袖飘飘,翩翩舞动边塞风云,谁的豪情沾染胭脂,一曲出塞苍凉悲怆,龙泉宝剑纷纷滑回匣内。

趁着大战间隙的空当,就着这月白风清的良辰,一阙清词婉约如梦,谁人踉踉跄跄,灯火阑珊不醉不归。

魂魄徘徊在长城遗址之上,附着在红柳的梢头,一声呼唤,不知来自汉唐还是宋明,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应答。



## 千年敦煌梦

像薄雾一样轻柔,如云锦一般绚烂。千年的风沙掩埋了苍莽的气象,绝世的芳华映照无边荒凉,驮铃声摇曳着渺渺远去,纷飞的思绪追逐着寂寞斜阳。

一支羌笛在手,离人孤独地吹奏着五代隋唐。丝绸装扮了敦煌华丽的梦,一任明艳的色彩流淌,明月照人,纤纤素手拨动天籁,佳人怀想,飘飘羽衣炫动霓裳。梵音消弭了戈壁的铁血豪情,佛指拈微笑,刹那霞光万丈。

大漠如烟,沙海叠浪,太阳雨纷纷扬扬从天而降,禅若白雪,笑靥如花,一千年的时光静静绽放。

香火袅袅,莲花开张,西天的佛光把灵犀金灿灿晕染,烈焰燃烧十个太阳的光芒,激情虔诚地喷吐着爱恋的火舌,众生插上自由的翅膀尽情翱翔。

千年敦煌梦,盛妆为谁藏?秋风吹不散浓浓的怅惘,黄昏隐没了五彩云霞,青花瓷“啪”地一声脆响,夕阳在黄沙中陡然坠落,像血,渗透红柳滋润了胡杨,枯枝若手,朔风中挥舞。

悠远的梦境情思绵长。月圆之夜,谁种下一枚前世的因果?今生的轮回透着清亮的光,银白的月色一并丰盈润朗。祥云飞度,静夜花香,痴想你当年仪态万方的模样。



## 伏羲崖

一画开天,文明肇始。蝴蝶与油菜花低语,点燃春天的热情,随神鱼泉涌出的,还有通天的神谕,度已,度人,更度天下苍生。

飞龙在天,长卧若舟,山水形胜之地,文明的星火被点燃。华夏骨骼清奇,血脉基因塑造成型,仇池巍巍,汉水泱泱,伏羲崖深藏生命的终极密码。

大大小小的洞窟,排列成阴阳八卦的样式,春风浩荡吹过山岗,激情讲述远古人类的智慧。在史前的遗址上徘徊,在绳结事里回望,在网罟渔猎中寻觅一缕清风,在五色土里谛听上古的琴音。

人首蛇身的传说,一半是史实,一半是信仰。血肉之躯向神祇转变,没有庇佑先民的大德,哪来千秋万代的敬拜?山谷的回音厚重而清亮。

群山高不过庙宇,充盈天地的正气,弥漫整座仇池山。剥去年代厚厚的躯壳,亘古的情感依然热气腾腾,循着缕缕飘散的青烟,山野村夫弯腰拾起着什么。

而这样的寻觅与皈依,注定千年万年不绝。万物欣欣的时节,何人持一把钥匙,开启尘封一万年

的山中光阴,瑰丽的人文传奇翩翩起舞。



## 七彩丹霞

赤橙黄绿青蓝紫,谁持彩练当空舞?沿着侏罗纪的走向,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目视前方,一匹西汉的汗血宝马千里驰骋而来,瞬间消失在玫瑰色的天边。

八声甘州声声慢,晓风残月丹青着色,一千年后,柳永的文风变得生动、热烈起来,明艳的色泽遍布山川,明晃晃金灿灿一片。

丹霞,是窈窕淑女的妆容,也是七彩虹霓的身姿,云散日当空,丽人盛装出行,桃花粉面婀娜多姿,一路走来且舞且蹈。

巧笑倩兮,密密麻麻的太阳雨迸射开来,炫目的灵魂追逐一枝时光的利箭,穿云裂帛铮然呼啸有声,激情在阳光下尽情释放,飞扬,飞扬,飞扬……

美目盼兮,流转的风吹动罗裳,炫起山川风物斑斓的色彩,大美河山将辉煌的西北唱腔揽在怀中,花蕊在强光下爆裂,突围,突围,突围……

热血凝固成红色的砾石,高温炙烤亿万年的思绪,风化剥离,流水侵蚀,每一种大显于世的惊艳,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疼痛和极度的渴望。

成群的蝴蝶撞进彩虹谷,飞着飞着就迷路了,失车葡附耳低语,旋即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,飘飞,飘逸……无声无息消弭于无形,甜美的蜜汁如奶酪般芳香四溢。

激情、汗水、信仰、坚守,还有美不胜收的童话王国,已经发生或即将上演的梦境,此刻一股脑在盛夏绽放。

## 黄河铁桥

欲扬却要先抑。

杨柳依依,和风习习,天下黄河第一桥雄姿英发,一声秦腔吼起来,两岸波涛立时唱和应答。

从这一头到那一头,二百三十四米的距离,晚清、民国、现代依次铺展开,或莲步轻移,或左顾右盼,或大踏步走来。德国泰来洋行的汽车突突不知驶向何处,热切的渴望被市井嘈杂的声音淹没,南来北往拥挤的人群遁于时光深处。

眺望百年风云变幻,一声叹息,几多感慨。

风华与衰败,呐喊与彷徨,一同消失在滚滚的波涛中,不时溅起小小的涟漪。依稀听见昨夜残梦的呢喃,如激流之上微风吹拂,若悠悠柳絮飘于河面,甚至来不及凭吊,迅即被流水冲走,永不枯竭的激情何曾消遣半分。

到底要有多大的承受力,才能历尽沧桑屹立不倒?钢铁骨架的意志,铸起一座赭红色的岩石纪念碑,牢牢镌刻在金城兰州的心头,守护着大西北的精神与魂魄,须臾不曾离开,古铜色的面庞为证。

雄浑,因为厚重,九曲十八弯,汇流到浅滩。

沉默,缘于冷峻,非是过路客,胸怀一团火。

……

家国往事淡了,人间烟火近了,夜幕时分,七彩霓虹变幻现代的灯光秀,对面向塔山黄晕晕一片,古典情愫氤氲弥漫,步行桥人来人往,肆意挥洒甜蜜幸福的时光。

阅尽沧桑,人间春色正浓。

## 嘉峪关

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

王维的诗句已经有些苍老了,一如惨淡的月光,却又生机勃勃,四月,灞桥的折柳插到了边关,戈壁滩景色怡人。

热血,信仰,大一统的信念,天下苍生的呼吁,齐齐瞄准嘉峪关的垛口。大雄宝殿《心经》默念,边陲锁匙植入胡杨强大的基因,漫漫黄沙之中,屹立千年不倒。

倒下去的,只是战乱、阴谋和野心,广袤的绿洲芳草萋萋牛羊成群。

汉唐的雄鹰在头顶盘旋,不时发出一声唳啸,像在滑翔,又像要一个俯冲随时扑下来。城堞长枪林立,明朝的律令牢牢嵌入城堞,严格盘查南来北往的行旅客商,帝国的眼神瞥过烽火台,凛冽而威严。

铁衣角弓的岁月,风滚草一样卷过;

戍楼但听月光吟,数声寒蛩细入耳。

奔驰的骏马驮着英雄豪杰的业绩绝尘而去,一头扎入史书再也不肯出来,一首羌笛《梅花曲》悠悠响起,失血的天空不再惆怅,寒风呼啸,酒气袭人,内城、外城与长城两翼合着节拍翩翩起舞。

落日熔金,城墙也镀上了一层金色,在与祁连山的深情凝望中,天下第一雄关金句频出,一帧剪影厚重沧桑,沙漠玫瑰开出鲜艳的花朵。

像血,像残阳,更像英勇的火炬。